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

晉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少有幹畧張華甚重之與武帝同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寧朔將軍領烏丸校尉甚



有威惠爲邊境所稱封宣城公張昌之亂轉荊州刺史代王歆爲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牙門將皮初等進據襄陽侃等累戰破昌斬首數萬級昌懼而逃于下雋山弘遣軍斬之其衆悉降荆土以平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得許乃銓敘功德隨才補授以陶侃爲行司馬而以皮初補襄陽太守表其姓名上之朝廷以初雖有功而襄陽名郡不可輕授人乃以前東平太守夏陟爲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統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嫻親然後可任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嫺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勛
宜先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荆人
愛悅。嘗夜起聞城上持更歎聲甚苦。呼省之。見其老病無
襦。乃謫罰主者。而給其人衣帽。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許
人捕魚。弘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其利。今公私并兼。百
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耶。速改此法。又自今酒醪之製。不
得分別優劣三品。當與三軍同其厚薄。益州刺史羅尚爲
李特所敗。告急貸糧。州僚以運道懸遠。不欲多給。弘曰。天
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厚給于彼。可無西顧之憂矣。遂以

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又以田種糧食分給流人十餘萬戶。之在荊州者。使不因貧乏爲寇。更擢用其賢才以慰勉之。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于荊。或勸可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輯之。須乘輿反正。送還本署。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有于弘以縱橫之事者。弘大怒。斬之。惠帝

之幸長安也。河間王顓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
方殘暴知顓必敗遂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順陽太守張
光河間王顓所署也。與陶侃皮初共破陳敏將錢端于長
岐。或說弘宜斬光以明向背。弘又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
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勲乞加遷擢。先是劉喬
爲豫州刺史東海王越承制以范陽王虓代之。喬以非天
子命不受代。發兵拒虓。弘乃與喬牋以爲疎不間親。且主
上播越正忠義同心戮力之時。願解怨修好共戴盟主。以
康王室。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和解之。又上表曰自頃兵

戈紛亂構于羣王。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萬一外寇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効于卞莊者也。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不能用。會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敏與江夏太守陶侃同郡。又同歲舉吏。有間侃于弘者。弘更委侃討敏。侃遣其兄子爲質。弘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竟不敢闕境。弘每有廢興。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爭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將率諸軍會之。旣還。自以老病將

解州事未及上。卒于襄陽。士女如喪私親。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遂墨經討勸。斬于濁水。朝廷聞而嘉之。追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弘沒。以高密王畧代鎮。多寇盜。詔起璠爲順陽內史。甚得江漢心。山簡忌之。奏徵爲越騎校尉。被書便至洛陽。然後迎家累。然南夏卒以亂。

論曰。國家分崩離析之會。非精勤無以慮變。非果毅無以殺敵。非公忠仁恕。無以收智謀勇略之用。而成安上全下之功。劉弘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官人不昵私親。任

賢不生疑貳。是以惠澤入人心。威望著隣境。然其大者。
尤在乃心君國。絕不敢乘釁樹黨。以便其私圖。觀其致
書牧帥。上表闕廷。指事深切。發言慷慨。使當日君臣聽
而行之。內釋猜疑。外固屏翰。其爲功于國。又不獨在疆
場折衝已也。書曰。協恭和衷。弘有志焉。方藩封樹兵司
馬內亂。一時張方李含周馥劉忱苟晞諸人。又復各爲
左右。讒閒蠱生。兵戈蟻動。坐使全晉山河。四分五裂。而
其身命亦隨之。有朝位台司。而暮具五刑者。獨弘父子
終見保全。天之報施忠義。豈有爽哉。弘幹局功勳。亞陶

侃而忠君憂國勝之當與溫嶠同爲典午一代之偉人

祖矣。子士雅范陽道人也。世爲北州舊姓。父武上谷太守。

遜少孤。性豁朗。年十四五。猶未知書。兄納等並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之鄉間。重之後。益博覽書史。見者咸謂有佐世才。年二十四。辟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木皆不行。與劉琨俱爲引州主。

而行之內釋猜疑外國屏翰其爲功于國又不
易折衝已也書曰協恭和衷弘有志焉方其討樹
馬內亂一時張方李含周馥劉忱苟晞諸人又
左右譏間遂生兵戈蟻動坐使全晉山河四分
矣身命亦隨之有朝臣台司而暮具五刑者獨弘
父子附而忠孝憂國親當與臨鄰同爲典干一介之幹人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道人。也。世爲北州舊姓。父武。上谷太守。逖少孤。性豁朗。年十四五。猶未知書。兄納等並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閭重之。後益博覽書史。見者咸謂有佐世才。年二十四。辟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最篤。嘗同寢。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對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累遷太子

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敗于蕩陰遂退還洛
時車駕幸長安范陽王廙高密王畧平昌公模等競召之
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叅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
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
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由是衆皆推逖為行
主達泗口元帝遙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
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從皆桀勇逖遇
之如子弟或有犯法為父所繩者輒擁護救解之時帝方
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世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怨畔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羣寇乘隙流毒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望風向赴。沉溺之士。欣于來蘇。庶幾國恥可雪。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之距于石勒也。流人鳩王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

守。逖至乃誘其部人謝浮斬平。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未至。軍大飢。樊雅以其衆襲逖。直趣逖幕。督護董昭戰走之。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益急。逖求救于遼陂塢主陳川。川命其將李頭率衆援之。頭力戰有勲。遂克譙城。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憾。川聞而怒。因殺頭。頭親黨四百人皆奔于逖。川益怒。遣兵大掠豫州。逖邀擊于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土。軍無私焉。川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擊虎。虎大敗。收

兵掠豫州。而留其部將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豹遣兵逐之。卽棄擔走。豹兵久飢。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大懼。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于汴水。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迫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軍邀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皆感恩。率鄉里五百家來降。勒又遣精騎萬人。